存復齋文集

存復齋文集卷之四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

題沈際詩傳序

莆田許子發氏携宗鄭浹際元注詩傳訓詁謂德潤曰余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為此書其間摘詩傳之[illegible][illegible]辯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諸儒之所未發者於[illegible]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思按德淵黃氏謂文公冀氏因雪山王公貿沈際鄰公熊去疾剝以言詩入當考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講讀矣獨惜當

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新意之以見
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
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其適而經之本義亦乖戾破
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
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
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說究竟又各自
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豈非以其義明理暢
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爲詩人賦
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
禮太師謂風雅頌者声樂部分之名與比興者作詩
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鳥獸之辯五音

六律六呂之所諧諴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為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為雀之角以龍角之合為二角之衛露彼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蹢為江豚之豕豳之風雅頌為四器十二器之声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德潤於宋鄭之學有得焉盖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義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為引用而諷詠之矣非後學之所深願歟至元改元清明前一日後學朱德潤序

臨川曹氏郊祀禮序

臨川曹氏之族孫元明以其八世祖文定公之郊祀遺文繼述成書將上諸朝且俾德潤討其成式而序之謹按宋元豐諸儒詳定禮文陳密學襄請夏冬至二祀李尚書清臣請用漢五祀之制宿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王尚書存請以孟冬純陰之月分祀陸左丞佃請即圜丘之北以別祀地祇自是而或請合祭或請分祭或請攝祭動累千數百言皆以禮文繁多國費不給故蘇文忠軾以為宜從舊制而元明之從八世祖文昭公子開以為宜損儀衛虛文以從影事之實禮今元明之請蓋紹述說而敷暢之

者也遂以其次第定爲有司行事之條目而節其大禮之繁文摘古制之要宜於今者而列諸篇是亦善用其心也已先儒謂天地異位礼樂異數陰陽異宜各明異類矣子裘冕有制丘下卑服有奢圓丘八陛祭特用牲而燔柴之誠掃地之質蒲越之潔陶匏之古器該弦竹之和其制備矣至於度數之詳則又見於陳禮書士之所集儀禮抑何言焉夫天體至大而無外故萬物本乎天人性至善而無雜故人本乎祖天一位也無自饗之禮焉故以祖配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其義也天存循環陽復於子故冬至祀天就陽月也南郊圓丘就陽位也升禋以氣達祈神諸

也奏樂而不商祗神和也嗟夫古制既遠後世繁文制禮以為煩民之與而不用其實吾於曾氏之書有感焉說者為禮有隆而無殺愚謂事天之禮不可殺也凡出入儀衛行宮天戒之禮可殺焉百官有司歷祿錫賚之恩可省焉雖然世泥循習久矣是書之出愚猶恐夫不樂於從古者以為駭也元明能以其宜於今者而成書其必可行也已善乎德曰時為重曾氏之論有合焉至元後二年十月望泰德淵序

集清畫序

自宓犧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因龍馬負圖以畫八卦參夫其中矣故蒼頡作書之義與畫體同而文與

蓋自鳥跡既茫如小篆日之為☉巛之為川山之為
鳥之為鳥蟲之為蟲田之為冠類皆象其物形而
製字蓋字書者吾儒六藝之一事而畫則字書之一
變也周官教六書二曰象形其義著矣後世以楷易
隸以隸易篆猶有左畫圖右畫方之意焉僕少小
喜作書畫至日漸月漬不覺為玩物喪志之習今屢
為俗累所乃欲羈不能能於風和日明傍花隨柳之
時觀山川林壑遠近之勢感春夏草木榮悴之變朝
清而夕昏遠淡而近濃憑高覽遠亦足以樂天真而
適興焉宗秘書尹君從晉賢得而義氣清而和且好
古博雅暇日求諸名畫作為繪事以寓遊覽之意司

顧萬於濟寧者莫敢爭其義題曰集請而圖之於

左

友山詩序

致齋高堯臣氏嘗以石山置其座隅集賓朋而言曰自淳風移而交道廢吾欲與山為友而思夫靜默不移之君子以為久敬於是作為歌詩復游於西山之西而寓意焉德潤曰吾聞古人以求友者合志而同方有不合則諍閒間言不疑違則在官有一心以輔仁不達則責善於草野必盡其平生然後已君何以山為堯臣曰古人不可見矣今夫閒居杯酒咲歌劇談若見其肺肝若忍焉患難而不扶臨利而擠吞背毀而妬能者有矣維山也至高而有止至大而有紀

近之不見其從遠之不知其跡吾嘗以至靜之理不言而叩之山亦默然而領吾心之悅也慈清而呈麗吾極其樂而玩泉漱石有松籟鳥鳴相與倡和足以佚吾情心之憂也雨霧晦冥草木搖落有猿狖夜嘷若替吾愁披軒窗以相迎縱白雲之去留若斯之友吾安能去此而交諸德潤聞斯言而是之且盡其辭曰嗟古人游莫留溥康離溪風浮翔言貌吾肯由道不同不相與謀安得義如管鮑祢矢生死永無尤富貴不恥貧賤儔古人心一片石逞不淄磨不磷又胡止登與丘刪吾杖刊吾屐從友山其遨遊

送和九思之韶興路同知任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法有盡而情無窮惟德足以感之礼有隆殺之實而不在於文也國朝典章具定而礼制或有未盡者士之臨政出治當原人情而以法意行之庶幾德礼之事也與且以婚喪二礼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則親迎以樂士子之家當先齋戒告廟然後為酒食以會親友是為情文之稱循礼之實也古者婦為姑之喪舅在則齊衰期今則婦為舅姑之喪斬衰齊衰皆三年而飲食燕樂如常日士子之家當致齋敬尋三年如初是為情文之稱而礼之實也噫世變風移有不止於是者寔關邦國

之治爲至正三年秋理問和侯允恩除同知新興路
事且將誅朝廷愛民之意而以德礼行之撫字焉仍
得太守達公燕善首新其政自經界始分田授役使
千畝之家不得詭隱而逃百畝之家能足食以自存
此方今之要務官雖無定制以多寡之令則使民絲
安耕而無幸免者此法意所施之驗也其它如行鄉
飲以教民讓去妓樂以教民淳皆善政也允恩當率
是而行之可也雖然臨民者念慮有所不盡而民情
多變吏爲之隱允不可不慎焉至若荀卿所謂無用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弗治允恩之聰明固非僕敢擬
而太守亦舊知僕者也敢不以是言請外之治民内

之事君終始君一惟侯勤之他日政成太守興和侯
又將羽儀朝端冠冕士類又豈止於為郡今姑以治
郡言而太守倡之於前而九恩成之於後則越民可
慶矣豈惟越民可慶百尔在官率是而行之天下可
慶也僕敢不為九思慶

送延平學録序

自黨庠術序之制旋於中世而成均之官亦隨時更
革宋嘉祐初侍講胡公瑗管勾太學始選諸生之端
謹者補正録及熈寧元豐間内外舍生增益至二千
四百員有奇判國子監李公定乃請選試外舍生體
宗益以校書郎充學録則學録始命官也其職掌佐

學正考察籍記諸生之行藝而糾正之元祐三年又以上舍內舍生為之至崇寧元年分太學正錄二員以隸外學由是郡學亦稍以齋生充補國朝初外郡府學惟教授命官而正錄以下悉從各學推選繼又從提舉學校官選委充小學諭而後陞正錄至大中乃例以直學役滿陞授至正初元朝廷復科舉興文學臺憲官以謂直學職掌金穀而輒登師儒之席乃別選行藝生舉以充諭録焉太原郭君桓仲實蒞茲選三年遂調延平路學録於是吳人書為之賀且為詩以壯其行而併來德潤為之序引僕於是而有感焉延平舊俗尚氣而率自龜山楊公以二程之學倡

於東南傳之延平李公故徽國朱文公遂精思實體以廣其傳其學究天人性命之理明綱常道德之要繼而柰溪康公德明連對游公敬仲講學於文公之門遂以其學一變鄉俗至今彌多學者呼諸公遠矣凡官是邦者誦其書聞其遺教其可不與承學之士勉其規式循其教令以稱其職乎恒仲聰敏士也職於其邦之學其能求諸公之所以學於師友者而學焉則亦吾黨之所望也則亦憲臺舉拔之初意也敢不存而送之

送馬清風道人北游序

列禦寇學老子而不似老子言西方之人而不言佛

察造化輕死生寓言有無虛世若不可羈者視抱朴子專言道引房中爲鱗然令入學其學者特少毗陵馬清風幼志於道長即出家游方外飄然無拘羈往年之五臺參雲庵老得一死字旦莫究之不輟又之淮南參一悟師然後若有所悟予嘗扣其所學則言性命之宗物我俱忘出無入有而莫可準繩之令馬君抉其所有而北游而莫知其所止且請序說於予噫予聞之天之所命於人者性也所賦於人者理也所成乎人者氣與形也循而行之之謂道有得於心之謂德近而求之不出乎日用之常以言其精微自非聖人莫能也已今馬君欲行其道若能不出乎方

寸虛靈之中斯可矣有以欲離形去智謝絕生死則錐足窮萬里吾未知其遇至人於何所也今姑以其所往而記其往蹟則詫大江泝淮泗踰襄樊之蘄陽之五祖濠梁之老彭歷陽之許由壽陽之梅福臨淮之華沱穀城之黃石臨汝之崆峒緱山之子晉皆昔之成名者矣遠而之它弗暇論矣大抵人生天地間有生則有死若旦暮然一氣之消息也惟其有生死所以生生而不窮原始反終此其道也今馬君此游而遇異人有異說吾弗敢知矣因書以送之

送長洲徵諭序

古者諸侯之泮宮於都而下逮族師黨正州長之皆

有學者今之外郡自教授以下縣特設教諭一員得
專領教事蓋朝廷備教養之制而其方則存乎其人
也近世為學不古教養不備而學官代去急如次舍
故綴學之士無不能終其業偶得賢諭切磨常業俾
教有方而養有素則多年矣至正三年秋長洲學諭
吳君季賓秩滿代去諸生有懷來之惜豈非能盡教
養之方乎僕於是而有感焉學校之設三代以還自
國之養老教冑子鄉飲射合樂以至受成訊囚之事
無不在學此士之所以學於學也而必養之以成其
六德教之以精其六藝又必使知其學之所自於是
有釋菜奠幣之禮於先師而無廟祀也廟祀蓋始於

梁世用浮屠之法近代因之惜不為異今則興學者以脩造祠像為先務而以敎養次之是可嗟也已吳君之來始登儒庠即以敎養為先其學淳其文雅足以範後進而又能謹身擇友故縣庠士之優劣皆得其所而有司每有撰述則長洲學為最是豈非賢諭也乎於其行吳人士為詩以歌之而德瀏為之序引

送海道鎮撫莫侯北歸序

國家歲漕東南諸郡粮三百萬石其轉輸之程文移之制在一漕運府而已漕府所轄運戶幾數萬人其官給之直甲戶之當所司在七所而已曰崑山崇明常熟江陰等是也其所以控制七所而能關決之者

又特一鎮撫所而已按職制所官皆五品而鎮撫獨
得控制諸所者以其無漕運之程而有理鞫暴之
舉也故常以鎮撫得其人則歲漕寧妥扶持綱維而
已苟非其人則漕功方興所前錯後鉊不無公私煩
勞威福自用蓋傍流之民習俗讙悍難制易擾必不
直之則雖重法不能禁況有微而擾之耶濮陽莫侯
公輔來為鎮撫之數月吏欽畏明民懷其惠漕府亦
賴其材而事以集然侯性介潔非其道一介不取諸
人以故無從阿苟合於舉蓋侯自初學律於臺即凡
廉能之習一聞一見皆識於心為終身之用故其官
於京倉官於司稅皆以廉稱稍不合則棄去無留難

意令控制方新而侯輒以告老辭然職制年非七旬不得謝也而侯將以是請歸老其鄉盖其自趣尔而事有不齊孰能逵而留之耶風霜初寒落江城侯歸有日矣敬序其去意而拉諸君子歌詩以送之

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詩序

國家混一區宇而西域之地尤褒其土風悍勁民俗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惟事佛爲謹且依其教焉以故自河以西直抵土蕃西天竺諸國邑其軍旅選格刑賞金穀之司悉隸宣政院屬所以控制邊陲屏翰畿甸也獨江左右郡縣以釋氏教屬行宣政院而俾其徒歲課梵典守持戒律以祝頌釐筭萬年此佛氏

之所以感於
國也至正六年秋朝廷以故太師魯
國忠武王之裔孫索羅帖睦爾元素授中奉大夫行
宣政院副使仍錫太官齊酒以慰其懷先是元素公
以同知將作院事出為廣東道憲使道過東吳因疾
就醫遂假館逾年而薦章累上至是乃拜命而行吳
之守臣達官咸餞于郊而士子作歌詩以美之僕於
是而有感焉昔公之先王佐大業於初興之日內盡
毘翼外闢疆土受丹書鐵券之盟四世忠憲王又為
至元間賢相一時如許文正公姚文憲公商文定公
皆引參庶政以致太平於乎盛哉嗟夫世道旋移仕
習援附有不念其遺烈者矣今元素公又以介潔之

操施于臨事其天資明穎凡省臺與故可為輔弼之
綱維者悉識于心此非他教之可以汨其素志者矣
是行也特特廣其聞見而充拓其材志以為他日廟
堂謀謨之助而成其家世貽謀燕翼之美者也於是
乎書

吴興沈母詩序

至正丁亥秋吴興沈自誠來為予言其母徐氏貞孝
之孝也既有傳矣請為詩以美之德潤曰予不天少
失母及壯又失父生也不能致色養歿也不能揚名
以顯親抑何幸聞子之賢母有傳耶雖然嘗聞之禮
曰婦人從人者也沈氏之母可謂知所從矣居室則

請促三年之喪而後歸昔者曾子問親迎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而服期在室為父母箭笄髽衰三年其以是夫貞子既歸沈氏夫有疾扶而導焉愈敬不衰白虎通義曰夫有惡行妻不得去也無去天之義也而況於疾乎有子既長能教之嚮學而列於士內則曰幼子常視毋誑自能言能食教之數與方名至十年就外傳二十冠而學禮雖有嚴父之母氏之教也徐氏有焉於是傳稱沈母也宜哉乃為詩曰苕山嵺嵯雪水漣漪曷子之學以成其母儀

王可矩參政小像詩序

伊闕雙峙洛水西迴周東鄙之域也昔者尹和靖從

二程先生講授於其間而道學斯溥至文公朱氏發
明義理之精微以及我朝文正許公源流益洽世受
其福此皆伊洛之淵泉溥博有以澤天下之民也至
正丁亥秋尚書王公可矩來領漕臺公以儒者學業
措之政事漕民方被其澤而公旋拜甘肅行省參知
政事於是暫休寓館乃自藁伊洛山川之勝置小像
於其間俾德潤詳而纂之於是嵩高少室之環繞龍
門積石之映帶咸在左右公洛人也純和雅厚遇物
有含弘之度下士有色人之義迹其平日講習之功
施之行事豈非闕里之習有所自而然歟夫丹青
有不能盡其形容若諸公詩文又足以發揚之光

曰理無形也聖人假物以明理故立象由象以明理

此圖之所由作歟

送譚清対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國家自中州入職方而河南行省尤為關鍵之地蓋其背山帶河土腴民秀為中州都會其力足以內藩京師其勢足以外控諸夏而甚歲漄之入又足為兵賦之供也是以內附之初中書耶律文正公首以撫綏汴民為請繼而中書楊公內翰竇公又以建學立師為務由是汴民漸被文教生業日繁而官於省者亦繼踵治其故何哉蓋汴之民先疲於金宋變延之後軍旅數起無休息所至我朝承平以來方復故治

士君子之有志於經濟者每於斯留意焉至正七年冬平江路知事譚君清卿以河南省掾辟為掾十月既望君行有日矣郡諸書郎以君之能佐治於吳之民人而累於簿牘之精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咸持肴執爵餞於西郊之外彷徨不忍別欲繫之維之而難其請徳潤解之曰譚君在吳一郡之民既受其福矣今將掾河南而河南三數十州之民又將受其福焉夫陳鄭許汝皆汴之屬邑去京師千五百有餘里較吳為近以譚君之材幹佐顧治之賢宰朝夕從容簿書間求民情而安治之吾將見其聲譽日著而掾中書有日矣又奚止福一郡之民哉於是諸書郎與其

民人樂予之言爲是乃相率以慶其行仍俾朱德潤
爲文以序其意

送韓伯皐參政之湖廣序

至正丁亥冬仲之廿七日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濟南韓公將之任也潤之士大夫咸執酒送之長江之津德潤時亦客未方在諸君子往餞之列酒酣韓公指所服弊衣曰此衣被我躬三十年矣家人常欲紉而新之予不忍也何則吾新是衣則忘其故矣今子我故人也幸而會吾又將西行子盍爲我紀其行而圖之德潤曰僕敢不惟公之言是紀公又曰人生貴賤憂戚固有命焉吾忝官二品嘗高非所望也予

視我行色其有憂患乎德潤曰然公之憂患蓋常處
也今獨無患焉何則湖廣地近蠻猺其俗難制易擾
今秋以來官剥其食民飢且生是用猖獗推原其情
民之樂生惡死者天下皆然寧獨蠻俗耶因民之情
而安緝之或者堅甲利兵不如懷柔之善服也今公
以愛民利物之心往治茲土來者懷之逆者感之其
不易治乎公曰子言是矣然彼土山川之境生民之
屬吾嘗識之矣苟服其魁則得其衆未有不能馴其
魁而能服其衆也若夫吏貪民偷吾必有以安輯之
耳於是風帆高舉江水蕩漾舟將行矣德潤又執酒
而言曰公行矣江山千里雲樹渺㳽其西北則壽張

合肥謝玄之所以破符堅者也西南則夏口赤壁周瑜之所以困曹公者也又西望則峴首諸山羊公之所以懷民人也江山千古歲月旋移其亦不關草木之榮謝者惟德與名為不朽也故昔人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無當特之樂而有千古之榮焉公之所憂者在是而諸君子或不察於是圖而序之

送鄧汝霖遊京師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是謂重積德朱子謂能嗇則不遠而復矣先有所積復養以嗇則其德加矣此老聃氏之心法也而世人習於其教者無常師焉是以終歲汲汲而不知所之也

貴溪鄧君汝霖壯年從其敎且受業於天冠山之昭真宮道士吳允升其遊也蓋嘗慕仙人王表飛昇之學若昔賢所謂白日生羽翰者也予客朱方汝霖適將壯游過寓所聽其言若秋風鳴於万竅接膝而坐猶覺翏翏之逼耳吾於是知汝霖之學有所宗也然京師千里之外達官大人與夫宗工鉅儒道師釋尊咸所聚焉特未知汝霖能以其學感遇於諸君子之門否也而諸君子亦未知能知汝霖之學否乎嗟夫世道旋移養心寡欲者蓋鮮矣能如老聃氏之愛氣閑欲平意靜神則幾於道矣其易所謂不遠之復鄧汝霖學老氏者也其說本於此而諸君子之能知汝

霖者亦必以此而延進之吾見其顯達有日矣因書
以為其行

湘中蔡如川談三命序

川去湘水達矣湘中蔡子以如川自弱能以人始生
年月日時推五行生克制化言休咎當代公卿大夫
皆神其術每至処倒屐接膝無虛日常語僕以職咸
當小康僕不敢必也蔡子屢言之僕請以用字為解
曰易凡言利涉者七卦皆濟險之謂也而先言亨貞
後言利涉者二需大畜也先言利涉而後言利貞者
二渙中孚也不言利貞而言利涉者益也言利涉而
言君子貞者同人也言元亨而言利涉者蠱也夫同

人人所同也宜利君子之貞矣蠱則壞亂之象也而言元亨何哉天運循環壞則復治故君子以振民育德爲治己治人之先若蠱之上九則是君子不偶於時而自守者也今康子所與談者多時之達官顯人其吉凶休咎固在於五行之推而其臨事也抑貞而後濟乎抑濟而後貞乎僕不偶者也不利貞亦不利涉康子其有以教之書以爲序

送強仲賢之京師序

國家承平垂七十年治教休明百度具張而取士之科尤廣凡入官者首以宿衛近侍次以吏業循資蓋近侍多世勲子孫吏業多省臺舊與自此或以科舉

或以保薦內則省臺院部外則路府州縣咸以歲月
計遷九品分班布於天下可謂盛矣而百家九流之
人亦雜出於其間豈遴選之多而士之所以求進者
亦不專以儒術與古者為官擇人今則因人授官古
者選官侍從今則侍從出官古者鄉貢里選今則歸
官鄉里此漢世取士之雜流弊至此而人不之察故
務有僥倖之心而奔競之習相踵矣吾友強君仲賢
盛年而多詩善學而能事是宜與搢紳士子頡頏於
為序者也獨惜其處江湖之遠無相與薦起者今強
君挾其所有將趍京師而覲廟堂王公之偉器聽論
苑名師宿儒之論議而有感發焉則仲賢之學益進

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吾見其入仕之階由是始也由是達也幸毋易其初志

送傅文博之京師序

至正六年秋故海道都漕運萬户傅公之子文博將以世廕趍京師來求贈言於德潤辭不獲乃勉為之言曰古之任子即書所謂貴近於世詩言祖賚孝孫者是也至漢則劉向韋元成唐則韓滉李德裕皆以名卿之後蔭補入官其材識超冠志行卓絶皆見稱於前史後世可取法焉今至四傅氏縣歷世系蟬聯冠組六世祖仕遼為名進士及北宋南遷傳或與三山或登紫閣或建節行部二百餘年閭望益著至萬户公

歷仕清朝畀登顯要自同知留守拜監察御史僉憲
江東出守饒州晚登漕府卓然清慎明約所至有冰
蘗声公暇則課子誦詩讀書家法益嚴整蓋其所訓
者有素也今公之子文博清慎謙約彬彬不墜家声
是真可以紹箕裘矣今將登仕版服官政傅氏之素
所聞見固不待僕言然近世習俗澆漓吏姦民猾非
一言可盡文博苟能盡心於民情吏弊益知閭里姦
邪審察是非誌之於心他日莅官臨政則發於斷由
是擴而充之則傅氏之業益昌大而世澤之滋於是
乎在王太史所謂高門之于三槐之王有所徵矣遂
書以為序

存復齋文集卷之四

存復齋文集卷之五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京吳項璁彥輝校正

高麗金元直於海東得趙子固墨梅求詩序

聖元德教所被廣袤際海表俱設學校教養故雖狄鞮象寄重譯之人咸知名教可樂文物是貴泰定二年春三韓人金生來京師挾所為文并贊記宋季趙子固墨梅一紙求當代名公題詠且稱此卷得於海東閭閻之家蓋若古碑碣既於牧豎牛羊之厄然金生亦自荷鑒物之美以詩聞於時予於是有感焉夫

一元之氣生物於無朕惟人最秀最靈苟非有梏於物移於情雖方俗淳薄之不同其見義必趨聞善必從者何也性之本然也何況金生讀書能文雖南東西北萬里之遠子固声迹不相聞知偶獲此紙便識所尚蓋其覩翰墨而知能事因文物而啓良心可謂知所本矣雖然此猶未也金生能因此以求於人偏而文人才士敬而老師宿儒貴而王公侯伯必擇善以從之蚤夜以思之信義以得之則金生之所獲為後日之寶者又奚止於斯哉

贈錢剛中序

剛中錢君曩官黄冠經故鄉曾共樽俎話桑梓情甚

親也時剛中以寫竹得名曰酣詩酒意甚閑也酒酣
拊髀嗚嗚而歌款睨流俗志意壯也別來四三年而
德潤拜朝命去都下而剛中於鄧門市乃挾冊為人
决大疑張卜肆是亦兩大室所謂居卑行汙而季主乃
自知命者也然張之肆日賓朋盈必有來問吉凶休
咎僕未知君何言之卜也必如楚丘之父卜成季之
生間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者乎曰季之
昌三家之僭也剛中其弗占我必如史蘇筮伯姬之
繇士刲羊亦無衁女承筐亦無貺者乎曰惠無親斜
及先君剛中其弗占我既不占彼又不占此然則何
為而可僕再拜請曰必如漢之所謂嚴君平者為人

子卜教之孝爲人臣教之忠則醫中之術毒誹於四方者僕亦有藉焉豈惟僕有藉世之人皆藉焉而思向之情親意閒志壯可以激志厲氣僕敢不承交於座隅

贈醫士顧艸原序

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故士生斯世達則在官以拯生民不達則明醫而活夭折顧君居吳門敦詩書及壯嗣舊業凡㕮咀藥味炮炙擣磨刀圭之工夙夜不倦且究心家方論證治歲久鄉稱善醫求請者無暇日顧君益貧衣褐趍走閭巷親視羸弱益不以償財爲意而人亦不

以韓伯休視顏君也僕於君有感焉時官小吏臨民之不幸假以威刑要以勢利及其號呼求憐然後出之於無辜為效貪醫治疾膺何殊而負富其家者有矣顏君獨勤勞布衣而不以貧為己累其視諸要人者為何如哉雖然彼要人者豈不知民命之可重蓋獨無愛民利物之心耳苟有愛民利物之心則怵惕惻隱已默會於其中其將拯水火之不暇又奚暇要為哉故無惻隱之心者不可以有位亦不可以為醫

送陳誠甫下第序

自古多英材卓犖之士然後天下之網羅不足以羈縻之上而負鼎割烹下而飯牛扣角前後相望觀其

當時事業使人千載仰慕有非可以意料之者而況於科目乎西漢以來曰明經曰賢良曰孝廉孝弟力田茂才等科然而取士豈復有如前人者乎其事業可方否今之登高科騁文字有如此者予不得而知之矣嘉禾陳君誠甫領鄉薦歌鹿鳴而來會試春官者凡七人皆不合於有司而去得非不可以意料之否不足以網羅之否汎駕之材跅弛之士其御之也必有道雖然皆之在官者求於人今也求於官予知其所以有合者難矣嗟夫世之事豈可以意料哉他日有登高科顯事業而在夫七人中者予不得而知之矣陳君勉哉以不訝僕今日之所云

贈張允道序

泰定四年夏將季子泊舟東昌李閘務閘方倚篷傲佐嘯賦詠者俄有長裾曳履丈夫登予舟問所從來且扣今春登科人姓名與予語竟因問其姓張允道眞字草廬吳先生高第也明日見諸周家壩又明日舟次七級而允道舟亦在焉予亦登其舟而允道出其平日講磨之易問及詩文三四篇予讀之不倦又頃其舅氏厖眉皓髮怡然從外來併言其親劉氏者善讀書允道之所從游也允道家彭城今居順德將南之省覲聽其言論篤實予將納交而勿疑焉乃告之曰士之処於世東西北南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交

友相慶若又不知其幾何人利名汨其心悪難易其志毀譽疑其行富貴積其慮則有漸不克終者矣予方俛焉而思則又有不敢必於他日見畏君子以為久敬也予觀張君胸中隱然豪傑之氣則予所言者不在今日也予先曾大父睢陽五老宋名臣之後金亡之初宋之季年由汴而淮而浙蓋想切望中原故墟草木凋謝丘隴蕪沒每一興懷不能不感慨於當時也他日與君過彭城汎睢水訪巡遠舊迹笑談今古苟可以成後日之耿耿而不磨若幸毋忘今日之冊中焉書以為序

送新安程伯羲之吳江州直學序

聖朝建學校以為教養之地凡郡府州各設文學掾
以為業士者之師各置學官田以為業士者之贍主
其金穀簿書期會之煩又必設直學一人以司其出
納所以尊師儒之嚴而不敢瀆也故居教官職者總
其大略而直學事者寔纂其詳也而直學之選則於
士子之文雅純慎者舉達路府而屬之憲官試可始
俾受府檄以充是職秩滿三載則授邑庠諭錄而居
師儒之席矣緣是選其職為不易得至正元年秋
新安程伯義始以吳學薦而即得之憲試可遂直吳
江州學事故吳之士人喜為之賀也愚嘗聞古者國
有學黨有庠術有序而周人學校設教不領於大官

學雜事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轄致至於釋
奠釋菜之禮又皆在有司行事下及隋唐之際州縣
皆立學置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於學今則
庠養之義釋奠之礼備在學校故每歲士祿及春秋
上丁則直學者趨奉府長以供其事故其職爲尤賛
雖然學校風化之原礼樂所關今日廩給出納之勞
則後日庠論敎養之衞今日趨蹌於籩豆簠簋之末
者則異日講教於律官明倫之本也是則居教官者
既慎擇斯士而直學事者可不謹敬其職以資教養
之方乎侚義居鄉好學長爲通材賓純而行謹吳江
之學誠可謂得人賀學舍居州之左西瞰震澤東望

三江而州多節縣之士他日有能以文字顯而繼三高之風者其孰謂非教養之功耶其孰謂非直學者相成之助耶伯義之行長洲學諭吳君季實有倡以詩而朱德潤為之序

送楊儀父游京師序

楊君之出游也邵庵虞先生既播其先世之美於詩序而語其四方風俗之異且為作姓名字說以廣其志意謂物之文者莫盛於翬也故以為揚君名謂其用著也故申之以五禮之吉事與夫軍賓嘉所用旌旗車服之飾是其文與儀俱著也故字之以儀父曲禮曰祭宗廟疏趾玉藻曰王后禕衣蔚曰翟葦以朝

又曰右手秉翟又見其文之足用焉君夫以禮節文之則在於楊君揚又聞之爾雅曰鷹隼其飛也翬則其名之義又體夫楊之姓焉先生以是名字之是行且用之方莫備於此也楊君適遊上京師求予畫焉贈言引首弗徵予言吾既成矣予不能無言以是書于畫左

送顧定之如京師序

元統中淮東顧君定之以寫竹得名日與僕相從於翰墨之間未幾定之調龍岩都巡別去至正五年定之又任毗陵録判服憂還吳暇日出其近作行筆遒勁風梢雲幹真得蕭協律之法矣僕於是知定之之專

之心久矣於是擢公為吏部尚書夫吏部六卿之長
也尚書吏部之長也凡內外任官之資得與宰相參
可否自七品以下又得專裁而銓次之天官之職可
謂重且要矣夫以庶官之賢否列職之當否皆係於
生民休戚而內外百司之官有長有貳長曰可貳曰
否事不得行矣長曰否貳曰可事亦不得行矣方今
治教休明際天所覆莫非王臣而比年中原水潦相
仍穀麥不登湖廣地接猺獠難制易擾供給之餘耕
桑俱廢國家經費獨仰於東南而已往年小醜掠海
民之饑者偷生而從之蓋以徵輸之過民失其食倉
廩羨餘州縣剝之而不留恤大府愛之而不加詰凡

此數端皆關於撫字之職欲擇守令之賢固在於朝
堂而副貳之選則出於吏部張公是行也以撥煩治
劇之材舉激揚清之政入與宰相論事出為國家選
材不以計資授官而以量材任職必得長貳俱賢衆
務畢舉惠之字之教之養之將見聖朝有得人之慶
生民有家福之賀矣

送王郎中序

周官太宰六計俱以廉為本而後曰善曰能曰敬曰
正曰法曰辨其所以選材而任職者必曰直哉惟清
為諸教之本是以治定功成而隆盛莫有加焉國朝
制自省臺院部百司及方岳土守之職各有階官以

今書院以學道名其以是歟至六年秋餘姚鄭君學
時來為書院山長職教養之三月諸生德之邑人稱
之曰宜為賢師儒矣乎夫道之在天下若大路然無
遠而不可而書院特以是名者豈非以子游之學著
於聖門而吳又為其鄉邑先儒欲使邦人漸其礼樂
之教而知夫道之所以教原於天者即人心之秉彝
好德者於行事者也故特揭其名而使夫來教於書
院者有所承也鄭君在吳凡三週歲設訓導以教大
小學入歲租以養譽髦之士居而學者德之去而邑
人歌之豈非能承於古訓與傳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禮者殊事所以合敬樂者異文所以合愛自周迄

今百世而下聖人之道不泯子游之教不息由禮樂之教在天下受敬之道在人心故也職師儒者以是為勞而學者不可不求其所承也冬既孟鄭君既端秩諸先生賦詩以餞其歸俾來德潤為之序引德潤不敏不敢以學官論敘述言公之訓以為贈言云

送張尚書序

至正九年秋詔以海道都漕運萬户張公德昭擢吏部尚書盖朝廷公選也公將行矣而吳人有懷徠之思咸作歌詩以為祖道德潤曰公之居漕府一方之民受惠矣公之入朝天下之民將受[illegible]被恩而惜公之去今天子明聖[illegible]

心致志非流俗所可知者惜其去京邑遠無相知薦
起以觀天府秘藏以資其筆力之壯而久於司邑以
淹其濟材一日定之來謂僕曰某將試藝於京師矣
僕於是喜曰吾黨可賀矣定之小心謹畏勤事奉公
凡官於某鄉某鄉民皆樂之今又將趨京師得奉王
公大人接四方學者則其學與仕豈不充且大乎乃
喻之曰夫竹之凌雲聳壑若君子之志氣竹之勁節直
幹若君子之操竹竹之虛心有容若君子之謙卑竹
之扶疎瀟洒若君子之清標雅致是皆定之平日意
念之所及也況定之以儒家者流游戲弄翰其朝夕
思竹之義者至於通真不已今則至於真似竹矣又

復思夫竹之所以似君子者勵之守之施之於日用之間措之於臨民之際則其爲助也豈不多哉曰書爲序而拉諸君子歌詩以餞之

送鄭學可山長序

州郡有書院自宋太平興國中廬山白鹿洞始自而後有嵩陽岳麓應天府四書院皆儒先君子講學之所蓋古者黨庠遂序之遺意也洎至國朝凡郡縣有先儒遺跡所在皆得請立書院且設山長一員掌教養事學道書院蓋吳國言公子游之故祠也子游在孔門嘗以文學稱而武城弦歌之化尤蒙孔子之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以爲禮樂之教

崇其功考其入仕者自宿衛科舉經學文儒傑徒等
欽除以試其材否故縣官達人多魁傑英偉有能經
國家而寄民命者然而朝廷之大四方之廣或有德
不侔而材不逮者何哉蓋以法制雖一而風土不同
人情變異苟非蘊藉明通材鮮克治焉古義王公輔卿
來為鄱水庸邑令事歷而勤明而發嘗蚤夜孜孜於
王事自治教風俗田制水利賦稅經筭靡不盡心詳
究非其道雖一毫不取與故臨事灼見眾情如龜卜
計數莫敢[illegible]焉蓋古所謂能經國家而寄民命者也
為治既久遠近讋伏廣司綱紀倚公為重公方驗地
利量民力欲蠲其無徵之賦而達諸朝省未報常慨

然有澄清之志至正十年朝廷以江浙行省佐幕之人擢公為郎中長公曰余昔嘗忝執法齊尹郡僉憲山東湖廣歷採四方風俗民情而究治之盖法有不能齊德有不能及者矣近俗澆漓抵欺相尚欲脱其事者肆炫言以排斥之併為一談以故事多失其情實而文牘所記處言而已公每臨事必究其情實民無隱焉德潤孤陋無識閑居僻處公每移節下顧談詩書論風俗而德潤遂衰病廢學愧無以資公之遠且大者顧公以天時地利之消長為東南民力之少貣則公之厚德下民受賜為多矣姑書以為序

送王尚書序

至正十一年冬詔以都水庸田使王公士敬為兵部尚書十二月儤使來迎治裝將行有司祖道民人頌德朱穆潤執爵而言曰兵部古夏官之職也在成周寺寧九伐之法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唐以來尤重其選若姚元崇杜正倫皆典其任五季始以司兵屬樞密焉國朝混一區宇爽圖廣大於是中書兵部寔掌職方圖籍及四方驛傳山川險易道里通塞關梁高下而萬邦賦稅海外奉貢往來使節館穀之供自畿至海隅皆置賓館於州之近甸迨至畿內則穀磨舟馳重足交馹而數上京師則工告其至吏書其物國資其用民惠其繇其

職宜不繁且重我朝廷以是慎擇老成諳練故其惟蓋王公宜在其選然而比年凶荒所及盜賊所經民多流亡驛遞艱乏雖朝廷每加存恤而恩賜賞賚倍於常使於是從首執役之民困焉夫中書天下之本至議論可否惟六部得參覆之王公是行也知天下民力之艱閱四方圖籍之便明察治體以重者論此其時與傳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今邦畿之內來者所集凡告至書物資國惠民有關於道之重者參之覆之其在王公乎其在王公乎

申生論

驪姬嬖於晉獻公謀於宗卿賂其幸臣使太子

申生竟罹不辨之禍由是二公子出奔遂群公子晉室之衰實基於此初姬以申生賢且長國人所歸故速之死然申生雖亡奚齊卓子二公子躡踵而歸重耳卒以霸國二十年間斯民塗炭晉之社稷不絶如綫而惠懷無親秦嬴失節晉之宗盟於是乎亂當時使申生從士蔿狐突之言如二公子者出奔而天假之年得返晉國以主社稷不祭宗祧則亦何害於名義倘使二公子皆如申生不過獲一孝恭之名晉之有國其能國乎女孽之禍甚矣自古國亂家亡靡不由茲嗟夫

盜殺韓相使累論

士之未仕也盡孝敬於事親事長而臨下加之以恩處事斷之以義此君子之道也君既仕也以之事君臨衆則可以立功揚名流芳百世為為不然則雖封股食親亡身徇國無足云矣女之未嫁也盡孝敬於事親事長而處閨門有禮若既嫁也以之事舅姑事夫和妯娌則婦德母儀可為家訓為為不然則雖殞身立家無足云矣嘗觀傳載聶政姊一事可謂流俗鄙人之尚者夫聶政懷嚴仲子奉己之私而殺韓相俠累其罪大矣故寧殞身以自逃於王法所以皮面決眼者蓋亦自恥其行而不欲暴白於世故寧滅名以自逃於名義此其志也不然其身之不恤奚暇恤

其同氣哉而其姊乃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自刑以絕從妾柰何畏誅以滅賢弟之名嗚呼以匹夫懷私恩而殺一國相其姊猶稱其賢倘加之以儕私犯上若則將何以名之耶由此觀之聶政之悖禮犯義而成其盜名者其姊也夫其姊也夫故書曰盜殺韓相俠累。

蟢鬬蹢說

朱子夏坐有蟢鬬長蹢於牖下俄頃蹢敗蟢齧而食之予憐其同類也而相殘焉觧而置之則蹢已斃矣蹢蟢蜘類也小腹而長蹢蟢亦蜘蛛類也斑而短[illegible]差小於蹢而其鬬甚力螫若利所以蹢見敗也。予傷

踦之戲而惡嬉之不仁也嵾洛良久有童子來視之曰長踦蓋俗所謂壁嬉也燈壁間善躡人影則損人精氣予不知其實能否也然惡其所嗜之不仁而亦為不仁之嗜矣書以記之

踦虛易說

天地之數陽奇陰耦陽不能獨立也必以陰對待故一必二二必四小數極於四凡一二三以上數也天數極於九凡此八九六成數也至五則變至數上而天地之數備矣至十則復為一一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應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陽奇之數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陰耦之數也奇與耦相

得一必有二之三生焉想起合一生水而六成之也以
五生數合五成數以十則數十大衍之則成五
十也成必有損益損一以為用其用四十有九也合
天奇五耦則天[illegible]之數五十謂五矣此天然之數也
三玄潛虛乃以五行生數為原發本於基五行成數
爲數茲末丞家又以生成之數十則去一而存九去
一則存八減而三之去七六五四三二一至十則不
去積所去之數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行以為潛虛
此人為之數也夫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奇而耦耦而奇三才之道備矣乾坤闔闢化
育之功也天地變化生物之序也一往一來復始之道

也一進一退否泰之幾也又若損之懲忿窒欲益之遷善改過鳴謙則吉鳴豫則凶天時人事之理蔑以加焉雖然久於斯道者其惟恒乎至若吉凶禍福消長存亡之幾以此知來以此藏往亦曰誠而已矣知微子讀易甚熟衍數甚精誦彖象文言其應如響嘗求予作天地山川人物草木之象傑然為之象形具不能無著書不盡言寄之象外

異域說

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寅賓齋適廣陵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竺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宿衛近侍時有佛菻國使來朝言其域當日沒之

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番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口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滚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回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沒人馬既回速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為布謂之梭福用密昔丹禁染成沉綠浣之不淡其餘氈毯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鬉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

至乞失蜜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馬岳監郡笠同知既別去謹書而記其說是歲十二月十九日也

蕭景茂傳

蕭景茂者漳州龍溪縣儒州里人也性謹厚以信義著於鄉里至元甲子山寇刼掠漳浦縣諸鄉景茂率鄉人樹木立柵賊至堅不得入而別鄉民有潛與賊謀者引之從間道入由是景茂被執賊倨坐使拜景茂曰汝賊也吾何拜為賊乃生置景茂軍中俾藉以誘民脅從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耶汝之族黨何辜而汝累之汝之鄉民何辜而汝累之賊相顧語

曰吾殺人多矣凡至吾砦者皆哀號以求生未有活
此[illegible]夫倔強不屈者度其志終不為吾用與其存之
以其尊為若殺之以令衆遂縛景茂於樹刲其肉僅自
[illegible]六景茂含血而罵曰我食已肉雖死不憚汝等逆
賊將磔尸萬段雖狗彘不食汝肉也賊怒絕其舌而
死是年某月賊既平龍溪縣以事聞給賻葬之礼俾
復其家於乎勇哉礼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又曰有義之謂勇敢夫景茂者細
民也卒然遇寇至能備禦以護其鄉有比閭之義焉
臨難能死專有敢勇之義焉生雖無爵死宜報焉

存復齋文集卷之五

存復齋文集卷之六

元征東儒學提舉雎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

譜傳

朱氏族譜傳序

昔周封曹末於邾子孫去邑以朱為氏歷世既久源長派別支為百宗不可殫尋其緒惟吾朱氏世系雎陽宋朝議大夫兵部郎中贈司農少卿德潤九世祖也初遠祖仁軌在唐咸亨中隱居于亳從祖敬則累官至正諫大夫兼脩國史至十世祖漢賓事梁太祖

歷滏滑宋亳曹五州刺史贈太子少傅謚貞惠五季
艱難徙居睢陽宋景祐中九世祖賀積官至右司諫
進兵部郎中致仕偕杜祁公燕中睢陽為五老會宋
人圖之七世祖喬年以國子監直講進郊社令六世
祖椿年入金為國子校勘轉太常丞五世祖源潛隱
弗仕時金泰和中淮蔡擾攘四世祖直閣公子奉南
奔渡江年甫六歲初抵瓜步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
為竹筩高挂隨江津識而舟過丹陽公亦登焉舟人驚
詰問所以得渡公曰附舟抵來矣衆咸歎異同渡僧
允讓因携以詣吳郡守賈青青故慶曆相賈魏公之
孫也實與朱氏世契乃俾托居於史元長家及長好

讀書貧無以養時販繒自給寶慶初為江州文學仕止朝奉郎直秘閣此宋氏渡南之始傳也再傳而曾祖大有仕止實錄院編撰三傳而祖應得仕止太學正四傳而至考遇國朝初授無錫縣學教諭又調長洲學諭即謂人曰吾家世儒冠自前代以來俱稱清白今為學職而祿薄不贍豈將取諸人乎遂隱居教授不出專經之暇至遺文小史陰陽卜筮之書靡不周覽元統中卒於家至德潤凡五傳焉嗚呼禮以大宗小宗之別著為大令而族屬之三從再從同堂者則又盡於緦麻然則大宗之家雖五世絕族者亦為之齊衰三月則始祖者雖百世祀可也若夫歲月之

從之土地之遷徙仕止之異塗緣迷其宗族者有矣
今則以其在譜者緒其傳有銘誌者記其行事述為
小傳自少御而下凡八人使吾朱氏之子若孫閱譜
而得其傳閱傳而知其行事庶乎歲久之不忘而或
有能聞風而作興者則亦朱氏之有人焉泰定元年
歲甲子正月初七日曾孫朱德潤存

東陽柳貫填諱

高祖諱貫字貫道世本亳人五季徙家遂為睢陽人
少警敏嘗讀書一覽輒不忘明道中登進士第積官
至右司諫進兵部郎中治平中贈司農以御公博學
有識度常上書言治道譏發愚不當並処若賢者在

佐則小人亦化為君子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上嘉納之又言方今四方粗安然非謂太平也何則北有強鄰西有叛虜數擾內地兵疲于外民竭於內而廷臣晏然自以為太平往年西陲用兵舉州郡虛耗設有乘弊而起雖善治者不能料其後也況秉樞之臣與戚里同事忠勇之臣不得盡力邊陲陛下所宜深慮而明斷也上獎諭之擢右司諫慶曆中將大用為言者忌遂以兵部郎中致仕退居睢陽偕杜祁國公杜衍司農卿畢世長禮部侍郎王渙駕部郎中馮平為五老會宋人形於繪事歐陽公為之賦詩皇祐中卒年八十九子喬年

八世祖喬年字公壽以蔭補為太廟齋郎少英爽自
負數上書言事為國子監直講以母憂結廬睢水村
躬耕五年脩飭骨立再起為郊社令卒年五十六子
椿年
七世祖椿年字崧之金天德中海陵王南征盡有淮
蔡之地大定中公以選試經義中格授國子校勘文
字三年轉太常寺檢討因議封事不合乞歸田里十
年將有事南郊起復為太常丞上所撰郊祀禮書其
略曰人主事天所以崇報本也若幣帛犧牲儀衛音
樂過奢則煩民而瀆神所費甚廣矣古者掃地而祭
蒲藁越席陶器匏尊而能格神祈天者以盡誠敬故

也效世俗之法多不設敎甚闕謚非報本之義也世
宗納之尋轉掌國史測院事卒年七十三子源
六世祖源字昌本介潔不群淡然自守讀書終日不交
人事出謂人曰吾所奉者古賢人事何必以若輩言
稍出復閉戶如初然少嬰疾兪承安中卒年二十五
子子榮
五世祖子榮字公顯晚號信菴少機警對人似不能
言金泰和中淮蔡擾攘公年甫六歲從居人南奔至
揚子西津舟人需渡金無有因為竹篙拄蹈江津俄
而舟抵丹陽公躍而登焉舟人驚訝問得渡意公徐
曰附槎來矣衆皆嗟異同渡僧允譙奇之携詣吳郡

守貫青得寄育于史元長家及長好讀書貧無以為
養時販繒自給寶慶初詣行在所上書言時政授從
政郎江州文學又言方今邊隅之臣常受制於總領
官或不諳軍旅者經畫之際輒成齟齬自今已後朝
官辦帶總領亦須諳練軍事庶幾調度合宜況邊庭
之上民情未浹憸祖未知而轍易守臣此皆措置失
宜也疏再上時相難之不報三年轉左藏提轄進直
祕閣咸淳中因論事忤賈似道送大理寺問得祕書
家鉉翁力辨免然猶以歸正人安置淮西至元十三
年江南歸附公歸卒於吳年八十三子大有
曾祖大有字應之性嚴毅雖盛暑冠帶不褫景定中

游藝鄉校赴部用黃甲免試授太學錄上書言方今川口襄陽淮陽三鎮粮草不繼而兵多疲弱宜遣沿邊州郡遞送粮草使持重之人深溝高壘收丁壯爲守禦計設有北軍至堅壁不動則遠來之众前進則有後顧之慮退保則不能久勢自解矣書上賈似道以爲切己不報既而似道謂曰汝賈門婿也何言事若此公荅曰某故賈魏公昌朝孫婿也由是似道益銜之竟誣以事籍其家送大理寺閱得秘書家鈸翁力爲之辨遂以歸正人安置淮西至元十三年王師駐睢陽公即着青衫乘白馬徑詣軍前伯顏丞相以爲宗探馬俾引至前公具言似道誤國失信枝害忠

良故某得至此時平章尤公亦在因曰宋某宋名士
遂堅欲爵之公辭以仕宦非所願但得正名義歸田
廬盡足矣南服既定丞相以尤平章至吳城凡宋所籍
宋某家產悉還之由是頗營葉為隱居計晚愛內典
與阮登炳何處君等結華嚴會大德三年冬忽說梵
綱曰予其逝矣熏沐危坐中宵合掌脫去年七十七

子應得

祖應得字仁仲聰敏有材幹事親至孝定省之暇議
論古今父子自為知己咸淳庚午以上舍生會試授
秘書省檢閱文字再授太學正以父言三領事忤賈
似道安置淮西至元十三年江南歸附後復吳不隱

居儒司以學校廢薦起提調學事改詹廟學祀孔子使糊游歌詩經邑子偉之學既成即復歸隱或勸之仕曰燭之寶巴之聲中年之務遇未遇彼何心哉又曰人生一夢水齋而明火盡而傳天得也大德五年卒年五十四子瓊

老瓊字廷玉稚祿中隨父祖間關淮楚將復歸吳年二十五儒司薦爲無錫縣學教諭又調長洲學諭歲餘謂人曰今世仕祿不足養廉將學而取諸人乎仰自嘗以資其生乎遂閉門與諸生講授三十年不出城府專經之暇至百家子史陰陽卜筮之書靡不周覽聞人有能學如不及窮老益堅至茆邊暇食遂與

世事日薄一室翛然陶器琴書外無長物歲久人持
去亦不較性鉄迥無求林泉佳處遇攜人乞字即與
忘情談咲終日清貧晏如也三山劉宗師贈聯明復
先生晚究易傳作先天後天八卦互屬之圖明動靜
隱顯屈伸之理占歲時豐荒雨暘捍授卷有微驗至
順元年歲庚午秋積雨後壓岸崩怨讟德潤曰明年
歲在辛未幹金支火火勝水民其災乎然吾於限
亦與歲君併吾其弗支矣日來倣汝爲杖博身之
勞以令聞廣譽忌之招也謙之象曰人道惡盈而好
謙節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凡人欲之
者本於奉養之厚也先王制其本以節之欲天[illegible]也

然久於其道者其惟恒乎以之脩身其惟復乎說其誌之吾家世儒冠先世渡江以來遭家多故不絕如綫百年丘隴汝其保之汝母兆在坐甲向庚前望有水在艮之坤有剝復之象焉順而止之所以觀象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若順而守之其有復興者乎但隴抱陰防陰險急然吾擇之審矣宜弗踰此噫造物者生我我亦與造物游耳葬祭之禮汝其勤之德潤識拜曰敢不惟大人之言是聽至冬特寒疾明年春正月卒年五十八

趙承旨跋鄱陽五老圖

五老遺象儀刑儼然觀之使人肅然起敬朱氏子孫

而能保之真盛事也吳興趙孟頫書

虞伯生學士跋

歐陽公次韻謝借觀五老詩云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畫圖看當時君子其敬愛想慕固已如此況二百數十年之後併得瞻拜五公遺象於一日豈勝幸願予想見其高節盛德參合於治安極盛之日三代之下不亦鮮乎卷尾諸公所跋皆南渡名卿賢大夫觀其書而思其人則有感慨係之者矣按跋語淳熙以前在畢氏紹熙以來在朱氏今幾二百年

仍於朱氏之曾孫德潤見之信乎有德者必有後也

歟奉定乙丑十月一日蜀郡虞集書

文上曹元用爲祖常拜手敬觀

廣平程鉅夫拜觀

姚燧爲吻元明義

致和改元八月晦河東劉致天台周仁榮㓂

平曹鑑聶吾鄧巨川同觀于吳福孫樂善齋

水樵必之謹識

天曆巳巳清明日濟南韓鏞題于𤦲教堂

至順三年四月十二日宛丘趙期頤拜觀

至元六年後庚辰歲西夏斡玉倫徒拜觀

至元七年後辛巳歲春二月八日白野泰不華

觀于吳郡宋德潤之集古齋

許設天祐敬題

宋氏故兵部郎中致仕諱貫在延祐中其次四會[illegible]

時年八十八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今

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搢紳大夫間世澤之遊於是

乎在東陽柳貫題

嘗讀睢陽五老詩喜從遺像見光儀青雲事業[illegible][illegible]

謝白首衣冠各施期喬木故家今尚在高山景行有

餘思千秋萬古丹青在珍重仍孫為刻碑晉寧[illegible][illegible]

後學王守誠拜手

五老衣冠圖盛事丹青末數小[illegible]典刑如在八九
十宴賞以來三百年跡畫[illegible]論風流在世子
孫博悠悠幾度東門市者德今[illegible]儼然俞焯拜題
睢陽五老並虛邪近代衣冠猶不如千載高山存景
仰憶從鎡浦望直廬湘人李祁書于范氏之義左
嘗思拜觀五老圖象來吳中乃獲瞻拜於宋公之孫
德潤文房豈不榮幸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杜本敬題
右宋睢陽五老小象一卷當[illegible]陵盛治之時人物不
減三代五老高年雅望告老燕居適同里閈遂為嘉
會圖而歌之以為衣冠盛事距今三百餘年儼然如

生陵谷變興獨吳中朱公[illegible]曾孫德潤能寶藏之德潤嘗以吉學選為提學官時出此卷於搢紳間因以自歸予以省中吳獲拜觀焉於乎文獻遠矣朱氏業萬子孫其永保之鄱陽周伯琦敬書

右五老圖譜攷茶湯誠齋范石湖諸名公題跋

另有集卷不[illegible]後學朱德潤拜手敬書

存復齋文集卷之六